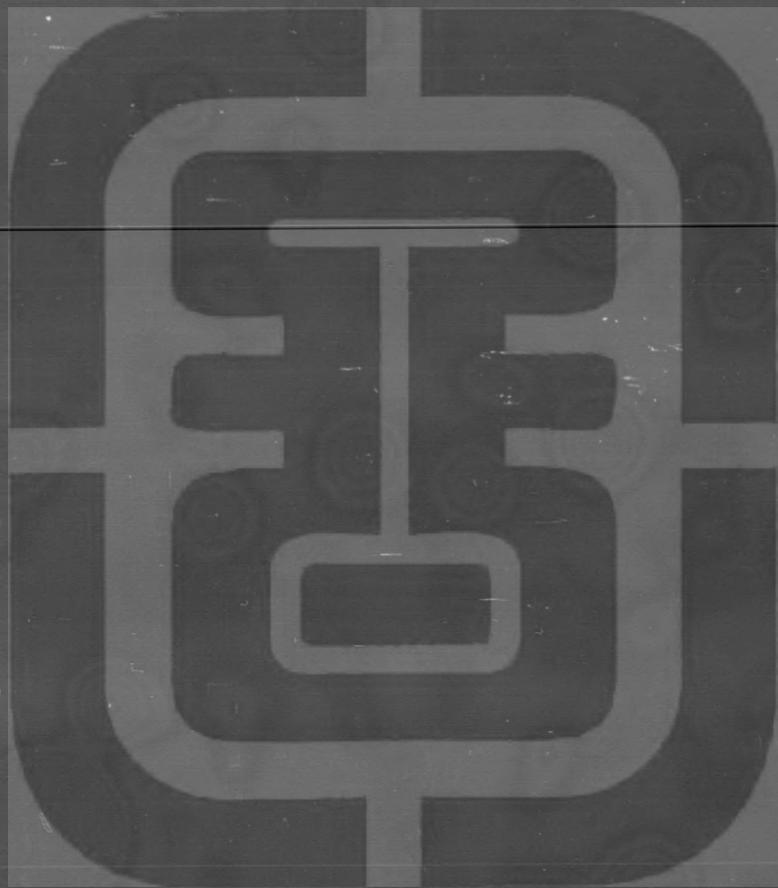


目録



目録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選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
 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
 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
 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
 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
 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彘嘗為青囊

書未及讀而為人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獲瑛瑛之
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
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
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瑛至
固笑不為道瑛曰吾能活馬使驚入白固固趨出曰
若能活吾馬乎瑛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
行三十里有立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
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
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
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幣給行至廬江太守胡

蓋康被丞相召為詔祭酒時江淮清晏蓋康安之
無心南渡瑛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瑛將促裝去之爰
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
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瑛
為卦瑛曰君家不宜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
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瑛陰令人賤買
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
投于井主人大悅瑛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瑛既
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
色卑麻脚類象曾前屋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

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今璞在楚造運之靈
其卦曰民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
與鬼亦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殺不創遂
其本聖按卦名之是為驢鼠下適了伏者以戰刺之
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
不悅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
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特有
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
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癸是
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
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
殺吳興太守袁瑒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診金此
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巴軍事嘗令
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
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
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
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
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
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
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

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
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
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
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
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
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
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
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
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
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
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
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
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
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
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
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
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
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
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
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

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徃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蠱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倉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具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

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
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
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
則人情感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
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
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
靖以鎮俗寄布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
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
子以禮為忠信之簿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
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
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
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
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
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
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
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
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
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
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義方解按時在
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

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
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
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
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
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池
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
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
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
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
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
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
通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
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直
采訪輿誦於羣小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
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
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
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
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
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
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

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
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
拔文秀於叢會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
澗以濯鱗而響一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
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
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
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
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
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
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軋光墜采皇

運輶迴廓祚海淮龍德乘時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
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
帛之招羈九有之音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
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駟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
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繫乎拔茅是以水魚浪士巖
魚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
之潛不思雲暈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
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
湧懸乎龍津蝴蝶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鶩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褐裏二秀雖豔縻于麗采香惡乎芬賈

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
形形廢則神全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
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
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
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
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竒羣籟乎無象
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
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
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
蘄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
玄陛之短景故皇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
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響鸛鶴之吟豁雲臺之觀者
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
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
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來婆娑於林窟
嚴平澄漠於塵肆梅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
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
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於智骨
未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
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

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諫以弼其違標顯功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大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簿閩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

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各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徵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此庶幸甚禎祥

必臻美臣今所陳輓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
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
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
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
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
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畱谷
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
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
國以禮正不聞以竒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
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竒服怪人不入宮况谷
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
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
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
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
不宜令襲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謹為國作青
者則當克已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
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鑿變化萬端亦是狐狸
魍魎憑凌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
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

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未嘗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頻川陳迹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齋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有姓

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
疑璞之勸情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
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
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
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
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
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
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
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
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
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
身卦弋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
帝即位時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
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
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
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
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
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
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
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

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
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
而為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
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
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
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
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子鰲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太鴻臚父悌吳
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代薪以
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
翫不知棊局幾道搏菴名為人木納不好榮利閉
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
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
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
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
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
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
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

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
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
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
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
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
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
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
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于寶深相親友
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
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
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
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
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
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
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
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
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鼃而追
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
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

躡近才所以躡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
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
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
覽竒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
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
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
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
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
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
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
正故予所著于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
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
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
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
言方技雜事二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
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者述篇章富於班
馬又精辯古順析理入錄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

師剋期復發獄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
若睡而卒獄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
生體亦柔軟患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
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締紉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
徃滯而成釋情源秀逸思業高竒襲文雅於西朝振
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
則賤前脩貽訓鄙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徃知
來邁京管於前圖軟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
於時區區然寄之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
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
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
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
忘倦綉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
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
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
國爨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

洪藻生姪良父蘇川對合食而樂首建漢漢文永曹
列傳第四十二 夙封宏林晉書七十二 劉瓛外國寧
張然事收全主之也其景對平

順治己亥年四 燕對對宜

月二十日較閱 蘇朱東謨 蘇明志而

忠言無殊王 蘇朱東謨 蘇明志而

蘇朱東謨 蘇明志而

蘇朱東謨 蘇明志而

蘇朱東謨 蘇明志而

蘇朱東謨 蘇明志而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庾亮

子彬

羲

儵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

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

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

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疑然自

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

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

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

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
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
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
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
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
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
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
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
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
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
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
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作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
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
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
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

知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
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
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
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
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
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
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
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閭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循

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妨嫌以明至公今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
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
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
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
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
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

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
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
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
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專平以功封永昌縣開
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
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
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兼將有異謀
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兼與宗
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
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

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
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
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褻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
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
嶠爲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
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兼宗帝室近屬兼國族
元老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
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
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
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

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者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

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歎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亮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敕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

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
頌嘏噫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闔明牧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
此社稷之難非身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
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
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
臣忝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
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
寄託况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
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因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
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
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
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
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
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
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
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
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
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
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

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讐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勇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容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名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致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獎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未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

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及亮表求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攜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曹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却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今古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

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王之少也不登進賢括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君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悼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交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與其當謝往屢懼而脩已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顏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筭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即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颺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于午又

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叅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却鑿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二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知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未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待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筭略兼

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戡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
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
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
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
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膺願陛下發明詔
遂先息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
的顛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
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
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

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
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
彬羲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但之彬神色恬如
也乃徐疏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
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為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
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
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
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

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
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
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
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冊愚伏願聽斷之
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
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
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武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
洛使向化之前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

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
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
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
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
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
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
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况於臨事者乎願
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
若凶運有極天亡比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
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美其可者翼甚

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楊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
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
光祿大夫精對全類對如斯立品絕憐憫景軌其甲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允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
不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
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
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
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
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之
援時進監秦州氏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

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
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
尹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
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
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興一安穩
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
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
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
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
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

國子監刊
卷四十三
三
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聞之曰此人宜
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
之覺其有毒飲大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
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
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
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
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
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
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
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
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
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
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
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
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爲多封新吳
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
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
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
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恹然

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
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
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
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
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
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
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
贊務爨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
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
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

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
往譬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
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
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
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
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
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
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前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
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
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

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
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
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
遇之過分求之不巳復策敗駕之駟以異萬里之功
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
願陛下暫屏旒纁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
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
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
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
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
機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
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剥之
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
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
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
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
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
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
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
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

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兵輔政冰
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
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
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
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
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
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
建安太守未拜復為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為
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為海西

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為壯中郎將徐充
二州刺史蘊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大
宰長史邈會稽王叅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
温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
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為
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壯府庫資温諷
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
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
山陽友為東陽冢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温陷倩及
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

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
子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
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
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
杜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
徒數百人配以器械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
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振擾內外戒
嚴屯備六門平北叅軍劉夔與高平太守郗逸之游
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
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

温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
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
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
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
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為相聚黨數百人
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
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
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

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於石城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洺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願陳事合旨翼援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

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
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
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
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
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
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
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
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
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為民蠹時有
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
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
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群共
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
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悞謬江東事去
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
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
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
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
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
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此無掣手之虜則江

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瀕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欵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異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成廣陵何克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未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欵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蹙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穡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躡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

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
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
是以授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
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乘弊漸臨逼之而八
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
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
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
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
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
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
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
僚佐陳旌甲親授孤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
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
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
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繼援朝議謂冰不
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
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抗溝址
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緩來荒遠務盡招納之
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
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為龍驤將軍襄陽太守

參軍司馬勲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
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
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
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
繕脩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
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
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弟二子爰之行輔國
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
陵末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翼卒未幾部將于璿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
于豫章

史江彪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
尋為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
馮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
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閨門靡
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
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爰而知
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
夏靡與高稷同驅妣民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
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

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
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筭璿萼見誅物議稱其
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
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熟負圖向使却鑿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
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之
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
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
長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

戒盈維恭慷慨亦揮

唐太

文皇帝

御撰

晉書石廣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赴齊王罔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叛行遂遣
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
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
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
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
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
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
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
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
丹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類經變亂宜得望

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大真表
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
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
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
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
合義衆歆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湏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
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
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
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

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紆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

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叢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

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秘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旣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叅軍桓罷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

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符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罷與序等游兵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充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

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
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
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文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
舉涓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
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
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
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
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
廻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及符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
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墜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
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
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
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
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坤而甚有器度但
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
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
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緩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

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中為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中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符堅將王鑒于石槁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符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兖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遠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

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為荊州以振為揚武將
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亮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
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
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
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
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罷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
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彝死大
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辭以楚祚
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琊王領

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帝
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 帝公昔早不用我
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
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
高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
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
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
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
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
舉漢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涪城復讓江陵荊州

劉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偏荆州刺史奉威將軍
劉懷肅率軍遠將軍索邈與懷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擊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
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公亮臨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少群書尤善老莊常獨
處一室問於應接時人方之度純甚爲簡文帝所重
謔爲荆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
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
射嘗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

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
然不答安甚恠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
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
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
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
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
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
守戍夏口與石虔攻符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
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符堅將慕容垂姜

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符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襲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符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傳歆之所殺

石康備為玄所親愛玄為荊州以為振威將軍累遷
荊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
而不用久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
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
勳平還郤後為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
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
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羅罪者甚衆祕亦免官
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
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

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
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
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
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
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
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語遇先冲卒長子蔚
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墓以為醴陵王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
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
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

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子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逐所鎮初彞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即買德即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軍事南中即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而溫薨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莅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溫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

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却起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校五十人入殿時丹揚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為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
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_絕屢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復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諮叅同謀馘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帥有事三秦

則先帝盛業未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限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闕閹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荅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美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乂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筭想與征西協叅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

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州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温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

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
濟江路不去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聞外輒
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
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飢荒又冲新
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頃年豐乃止堅
遣其將符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常鍾
寇魏興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夔南中郎將朱序
擊之而夔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
疏上章印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
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武將軍石民寇

軍將軍石虔等伐符堅投武陽攻武當走堅兗州
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孟當寇鄧城符熙石越寇新
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夏
衝要密通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
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
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江州刺史
詔從之時蒼始遭兄郗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
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
為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
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

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
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河北田
稻穀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
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魏常遁
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裘千端初冲之西鎮以
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對疆
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
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
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悔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
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
不足以為損益而款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
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
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
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
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勲克舉又知
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
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
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
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

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為長
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
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却鑒
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
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
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
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
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
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

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
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而陽襄城二郡
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
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
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
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
善者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
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
子染凶自貽罪戾念冲遺勤用懷于懷其孫胤宜見

於宥以獎為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
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胤為玄嗣事
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
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
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為諮議參軍轉司馬元
興初朝廷將代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
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荆益寧梁
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
既用事以謙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

尤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寧
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
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悞尤不
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
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
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
下興問譙譙曰臣聞者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
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
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

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
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
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
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修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
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因
句容修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以
之修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修既旋車而
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修進說曰
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豈不失色今若優詔

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
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
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
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
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續奏
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
疑設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粲之為中
護軍頃之玄破仲湛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
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
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

纂以為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知人也少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悵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登原軫免胄愴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
交霜靈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啗響或以變其音真
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遠
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
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
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陰龍蛇俱山澤冲遂巡於內
輔豁陵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今
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冀而
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患
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婁基之禍子文

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運轉天不假年
重世冲秀雙美英國賴英臣家推才主義成謀文尋邑
為羣歸之真亂居足以云門之煥彩然西國之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